

## 移来一座锦绣江南

从天边刮来一阵江南的风，令高邮湖之滨的金湖万亩荷花荡将花红叶绿渲染得风情万种，整个荡区便深陷在南国美人那恣意横溢的清香深渊里了。傍晚，当我穿越淮河大桥，走进横桥联圩的清香之时，我的苏北世界开始下起一阵江南的细雨，我便在苏北水乡尽享起江南的温情。

在那个月光如洗的夜晚，我与荷花荡的夜色亲近，顷刻之间就坠入芙蓉的美艳之中不能自拔了。当荷花荡的上空挂起一轮江南的月，一万五千亩荷花便飘逸出扬州的韵。这时，满荡的荷都睡了，我乘一艘鸟篷船在荷花荡里缓行而驶，船舷划开水面的声音便轻轻地撩起我的乡愁，荷叶就滚动起无数思乡的露珠。我无意将满荡的荷弄醒。

盛夏七月正是荷花的豆蔻年华，整个荷花荡蓬勃地盛开着荷的青春。这浩荡盎然的青春，由清水烘托，与蓝天相拥，艳丽夺目，无边无际。当清晨的一轮红日从东边的高邮湖冉冉升起时，我的鸟篷船已经淹没在这青春的海洋里了。早起的白鹭们也知道享受清晨的荷花荡，随心所欲地在花红水绿之间游戏，高兴时便发出一串串婉转动听的歌唱。它们把自己变成了芙蓉国里一群多情的王子。这群苏北的鸟也贪恋江南的温情。

七月的太阳无比热情地挂在荷花荡的上空，是荷花最艳最美最靓的时光，至此我才明白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真实意境。这时的荷花在艳阳的辉映之下，争奇斗艳，如火如荼，她们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彩霞。这时我发现一支最大的荷花，她肯定就是这芙蓉国里的花王，她简直就是一位典型的江南美人呀。那颀长秀美的玉腿亭亭玉立于清水中。我从她那花一般的脸上，看到了精致、光滑、饱满，从她那脸一般的花上，读出了温柔、活泼、多情。

江南水乡被复印在现实的苏北，江南水乡款款地走进了苏北的梦。那仿古牌楼、咏荷碑廊、观荷曲桥、风车木屋、紫藤长廊组成的建筑群，正袅袅婷婷地倚立在荷花荡水乡泽国那温柔的怀里，依水建屋，随水成街，沿岸做市，白墙黛瓦，俨然就是克隆了一座姑苏周庄。茶楼的门前高垂着落满江南民俗的彩幌，酒家的飞檐翘角之下迎风摇晃着一排洋溢着苏北热情的大红灯笼。长廊水街之上，那菱角、莲蓬、荷藕叫卖市场热闹非凡，别具一番江南小镇的情调。更有一支扬琴在弹奏古曲，没完没了地演绎着江南的幽怨，青瓦飞檐之间也就厚厚地落满了一层扬琴的诉说。古曲缠绵悱恻，万亩荷荡深陷其中。我敢断言这正是万亩荷花的魂。

古老的故事像荷花荡里的野生植物茎蔓无数。远古尧帝在这里降生成长，魏将邓艾在这里屯田戍耕，南朝梁武帝在这里筑坛授职，宋朝高黎王在这里造城通商，民国罗炳辉在这里抗日卫国。正是他们给后人演绎了无数芳香长留人世的动人故事。我想眼前的荷花荡里的万亩荷花，肯定就是这些前贤们品德的一种化身。否则，这荷花荡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清香凛冽、风骨飘逸了；否则，这无数的先贤故事也就不会顺着湖水流淌了千百年。

中午时分登上水上茶楼，穿越万亩荷花荡放眼四望，你会发现不到百米就是一望无际的高邮湖。那汹涌澎湃、豪情万丈的高邮湖与我眼前这片精美绝伦、柔情似水的荷花荡，不正好完美地融为一体吗？我终于明白，眼前这荷花荡已经不仅仅是四处美丽的风景了，而是一种意象，一种品格，一种金湖民众对苏中苏南的精神向往，一种南北兼容的大家风范，让我看清楚了金湖性格深处的江南柔情。我想仅仅用粗犷豪放、大气磅礴是完全不能概括金湖性格的，正因为如此，金湖性格比起江南的柔情要更能代表我们整个江苏南北兼容的品格。我想这才是金湖性格的全部吧？

只有金湖民众的大度包容，才能将金湖惟美的高亢悲壮与江南扬琴的低吟浅唱融为一体，才能将白马湖的辽阔壮美与这荷花荡的小桥流水交相辉映。只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才能移来一片锦绣江南。

## 战乱中的爱情

■ 朱爱民

1937年的12月初，在安徽芜湖的一个码头上，有一位英俊青年，每天都在那里翘首以盼。他在等，等自己的恋人到来，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这个青年叫张铁君，贵州贵阳人，他等的女子，名字薛以白，江苏宜兴人。二人原在上海工作生活，全面抗战爆发，淞沪战役开打。日军在占领上海后，轰炸苏州，继续西进。张薛二人只有本能地根据命运的安排，决定随国民党西撤四川。因为薛以白是宜兴人，他俩决定在苏州分手，薛以白绕道家乡，告别父母，然后在芜湖汇合，随着自己的心仪的恋人浪迹天涯。

按照约定的日期，张铁君来到码头，每有一班宜兴方向开来的轮船到达，旅客上岸，张铁君就扯开嗓子大喊：“以白，薛以白！”他怕薛以白没有买到宜兴到芜湖的直达船票，有可能乘其他船舶转达而来，因而每船必喊，连等到第四天。形势已经越来越紧张，日军已经到了南京城外，再不走，张铁君恐怕也陷入困境。但他不想放弃，他要携手恋人逃出生天。

张铁君坐在河边，一班班轮船到达，都没有薛以白的身影。傍晚，冬天的天空早已变成灰色，很压抑，张铁君几乎崩溃。还有最后一班船，船终于来了，靠岸，张铁君站起来，往前走。在跳板旁边，大喊“以白——以白，薛以白！”没有回应。半天，船上突然发出一声“我在这儿”！

两人终于见面。

长江在安徽省内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流去，穿过芜湖继续向东北，然后在南京城的北面流向东边的大海。因此，宜兴与芜湖是东西直线。当年他们或许是想节约旅差费，或者想考虑节约行程，定在了芜湖会合。假如他们相约在南京相等，可能就走不了了，可能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要多两个冤魂。这时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

张薛二人携手西进，在重庆结婚生子，恩爱生活。其中在1940年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张盈盈。

张铁君后来成为学者、诗人，人生很成功。但他们的人生却选错了道路。跟着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只有溃逃的命运。1949年，共产党得到人民的信任，赢得了天下。张铁君只有携家带口，去了台湾。

张、薛的女儿张盈盈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是才女，她在台湾读完了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美国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名额。在台北的机场，她与也是全额奖学金考取哈佛、籍贯淮阴的学长张绍进携手登上美国的飞机，再现一场旅途爱情。在哈佛，张盈盈挽着张绍进的手臂，走进婚姻的殿堂。1968年3月爱女诞生，这就是才女张纯如。

张纯如以《南京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国内翻译为《南京大屠杀》）而名扬世界，载入历史。在这本巨著中，张纯如揭露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苦难。而这其中，包含着张纯如对自己家族前辈所遇到的苦难所孕生的情感。也从爱情角度描述中华民族遭受战乱的摧残。

“人生自是有情痴”，“心事有谁知？”“只有相思无尽处，人生只有情难死。”七夕节，给人们一个表达的日子。

七夕节，愿天下有情人携手欢乐，健步人生。

## 窄街小馆的一顿午餐

■ 徐贻聪

庚寅年盛夏，在故乡闲住期间，每天由弟妹们照顾生活，体现了亲情，深深地感觉到了家和家乡的味道，乐不思蜀，但对他们的忙里忙外总有过意不去的感觉，很想能够减轻一点他们的负担，尽管微不足道。一天中午，动议外出简单午餐，免得在家里做饭，而品味、体验家乡普通饭馆的味道和服务。

在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下，便走出家门，选择了附近的一家店面不大、餐桌凳不多的小餐馆，由我在饭馆老板的指点下，点了一品豆腐羹、豆芽板肚、笋香腰花和小鱼锅贴等几样带有地方特色的菜品，还要了啤酒。三个人边慢慢品尝、边说些闲话，在闲情逸趣中感到颇为轻松、惬意，很是悠然自得。

餐桌上，饭馆老板见我开始时点的菜品多带汤汁，便向我介绍每道菜的特点，建议我做些改动，并不计较菜的价格，给我的印象颇为愉快，感受到的是热情、诚恳、实在。用餐期间，老板还不时过来询问是否可口、饭菜的温度如何，让我们有一种亲切、温馨、周到的感觉，愈益高兴起来。图片发出后，有朋友感叹地赞誉为“哇哇哇，大厨级别！”，不亦乐乎。

小店不大，干净卫生，味道纯正，价位也很让我们满意。酒足饭饱，还打包留住晚餐，总共仅花费150元，留下的是还可再吃、充当“回头客”的结论。

淮安是“漂在水上的城市”，又是闻名中外的淮扬菜发源地之一，食材丰

富，绿色清爽，烹饪艺术也声名久远，受到的赞誉颇广、颇盛。我曾在一些关于乡思的短文中多次提及，还特别谈到对城市窄街陋巷里小型饭馆的感受，对之确实情有独钟。因为在我看来，那些店面不大的去处，更能体现乡情，也往往可以品尝到货真价实的家乡餐食，带着它的原汁原味，让我回忆多多，心情更加愉悦、踏实。坦率地说，这次午餐后就又有了这样的心境，饭菜简单，但很快乐。

我总认为，“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三餐不可短缺。而且，吃饭不仅能够饱肚，还能带来愉快。同时，我也强调，吃饭需要的是心境，而不是环境，无需都要去寻找富丽堂皇的场所。小地方，

只要卫生，不给人邋遢的感觉，也完全可

以

心安理得地出入，无关紧要，

不会产生

任何负面

的影响。

找机会，再去这个地方，也可以寻找一些新的门面，品尝味道，欢愉自己，还能体验民情，增长知识和经验，一举多得。



## 一张老照片

■ 刘庆文



了我的不少老战友和很多文友的关注和留言。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77年2月6日，拍摄的地点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照片中的10名帅气的青葱岁月中的小伙子，一张张略带稚气的圆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炯炯有神的眸子里透出一股青春的气息。草绿色的军装、军帽和鲜红的领章、帽徽是在黑与白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活脱脱一副年轻军人的神态。

一张黑白老照片，饱含了一段深深的岁月情。那是

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在《安澜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新兵连”的散文，文中附了我精心收藏40多年的一张黑白老照片，引发

了我们国家刚刚结束“十年动乱”后的那年冬天，我们参军来到了塞外山城——河北省张家口市驻军某部新兵连，在经过紧张而又艰苦的一个月新兵集训后，迎来了1977年的农历春节。

除夕（1977年2月6日）那天，一个永生难忘的清晨，我们列队在训练场上。雪花，从阴云密布的天空纷纷扬扬地随风飘落下来，像仙女撒下洁白的花瓣一样，裹带着一丝丝严寒，落在我们的军装上，落在我们的脸上，瞬间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珠。在出完操点验完后，新兵连连长高声宣布：“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了，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这个日子……”

集合一结束，连里就把每个新兵的帽徽、领章发了下来。接着，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打开针线包，为自己的军装领子上缀上鲜红的领章，在军帽上镶嵌上五角星的帽徽。我一遍遍地抚摸着新红的帽徽、领章，脑海里便浮现出祖国、人民、军队这些庄严的词语，心中油然生出军人的职责与使命。

第一次穿上了佩带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成了一名



国画 ■ 程永华

## 馄饨琐忆

■ 朱金林

我爱吃馄饨。小时候家里吃顿馄饨如同过年，令我无比兴奋。那碗带有猪油葱花香味的汤，至今仍然令我神往。那时做馄饨皮全靠人擀，这个累人的活全由父亲来完成。把面团擀成又匀又薄的馄饨皮，常常把父亲累得满头大汗。现如今，吃馄饨已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了，几乎不费什么劲，就可吃到可口的馄饨。

令我最难忘的还是四爹的馄饨。1969年12月初，我们兄弟俩正准备离家到新兵集合地渔沟中学换服装。这时住在小北门附近的67岁的四爹端来一簸箕包好的馄饨，急急匆匆地赶到我家，要我们马上烧水下馄饨吃，吃了再走。四爹的举动，使我们一家人很感动。要知道，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搞点猪肉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四爹给我们送馄饨，这里有长辈对晚辈无言的关爱与祝愿。他老人家希望我们在漫漫地从军路上顺顺利当的。

我出差到上海，对里弄巷子里馄饨摊上的菜馄饨十分钟爱。吃过晚饭，大约八九点的时候，我会出去吃一碗菜馄饨，在鲜美的汤里加一小勺红辣椒糊，又辣又鲜，碗里不会剩下一点汤，精光精光，吃得过瘾。我觉得到上海一趟，不去吃碗菜馄饨，仿佛未到上海。

最有一次吃馄饨是在汉口中山大道的水饺馆里。那还是吃饭要粮票的70年代。一天，大哥从武昌县来汉口办事，我邀他一起去水饺馆吃久违的馄饨，因为部队食堂不做馄饨。水饺馆的馄饨摆满了

磕头拜年可热闹了。四爹总是笑呵呵地给我们发压岁钱。我们比回从部队回家探亲，四爹四奶是一定要去看望的，把从武汉带来的特产送给他们品尝。四爹四奶也会张罗酒菜招待远方归来的孙辈。

我的父母也很敬重四爹。60年代初，父亲在家炸馓子时，只要四爹来了，父亲立马会炸软馓子加白糖给四爹吃，补补身子。改革开放后，父亲在渔沟街摆个货棚干起了个体经营。父亲生来喜欢做生意，他深信只有做生意才能发财。父亲的生意做得不错，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庞常挂着笑容，因为手里有点积蓄了。父母的日子好过了，并没有忘记年近80的四爹，为了他老人家能吃上可口的东西，母亲跟货棚不远开饭店的王德清夫妻打招呼，让四爹每天来吃一顿，饭钱由母亲一起结。据母亲讲，四爹每天上午到王家饭店吃碗馄饨再加上一条羊角卷子，他非常满意。夸奖我母亲说：“树英啊，你是个大善人啦，得活一百岁。”

人生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近些年，我多次回渔沟，只要与堂叔、堂姐、堂妹、堂弟一起聚餐，我总是以当年四爹给我们送馄饨的故事开头，大家接着你一言，我一语讲起往日两家的故事，浓浓地血脉亲情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房，久久不能平静。我怀念远去了那个时代的亲戚关系，更怀念当年送馄饨的四爹。

## 鹧鸪天·八一礼赞（外一首）

■ 于春红

血染军旗猎猎扬，拼来静美好时光。  
金戈铁马长城固，利剑雄师贼胆丧。  
坚意志，赞戎装。英姿飒爽看兵郎。  
宵小列强谁犯我，国壮何忧再动枪。

## 吟端午

户户含情过午阳，民风民俗溯源长。  
门悬艾草避邪气，鼓击龙舟有典章。  
天问离骚千古颂，忠魂傲骨万年芳。  
假如诗父逢今世，定叫汨罗无粽香。

## 六塘之春（朗诵诗）

■ 石殿山

这是一支缠绵的歌，  
静静地流淌在我的心头。  
一路晶莹的欢笑，  
滋润着母亲曾经龟裂的伤口。

曾经一次次的不舍，  
曾经一次次地回眸，  
抛在村前的饥肠辘辘，  
遥望你饥饿的眼神，  
我和深情的炊烟挥手。

这是一片多情的土地，  
母亲曾种下无数希望和苦涩。  
亲爱的六塘河啊，  
依偎着我贫瘠的梦，  
始终不离不舍。

这是一阵温暖的春风，  
吹开六塘欣喜的微波。  
那金黄的田野，  
骄傲地站立着无数个我。  
每一株都激动地欢笑，  
每一株都争相诉说。

这是一支铿锵的歌，  
在母亲眸里泛起幸福的浪花。  
和着太阳的节奏，  
我在河畔牵着春天的衣袖，  
问候每一棵绿树，  
亲吻所有的花朵。

亲爱的六塘河啊，  
我愿，拥抱你多彩的梦，  
我愿，与你牵手，  
在每一个春天，一路而歌。